



张悲侠一生酷爱书法，勤练不辍，他的字早年便得陈毅赏识，后来更是被毛主席肯定。无论是从军时期，还是后来高校工作，他一直通过书法特长作贡献。晚年时他的书法已有很深的造诣，结交了多名书画界名人，共同推广书法。

挚爱书法晚年造诣颇深

爱好书法得空就练 所写标语陈毅夸赞

张悲侠上学时就爱好书法。参军后，一有空闲就拿根树枝在地上画画。1940年，部队在临沂的一个村驻扎时，他负责在墙上刷标语、写口号，有一个大个子从旁边路过，看了他写的字，停下脚步，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哪里人呀？字写得蛮不错嘛！”

张悲侠看他像个干部模样，啪地一声打了个敬礼，回答：“俺是山东人，家离这里不远。”事后才知道，这个和蔼可亲的大个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。

从此，张悲侠练字的劲头更大了，有条件时拿笔在纸上练，没条件时就拿一块布沾着水在石板上练，更多的时候捡块土坷垃在地上写。他所在部队的布告、通告基本出自他手，革命标语更是写遍了沂蒙山区，沂水、姚家店子、垛庄的抗日英雄烈士纪念碑都是他写的。张悲侠到沈阳工业学院工作后，还为学院写了信箋。

校长带着书法汇报工作 回来转达毛主席评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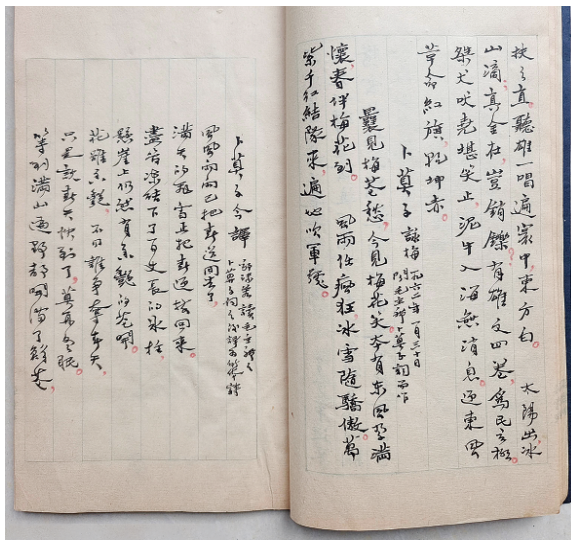
张悲侠晚年时，书法已相当有造诣。

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工作期间，张悲侠经常和当地的著名书法家、爱国民主人士沈延毅交流切磋，在魏碑行书方面得到了沈延毅的点拨引导；著名画家、美术教育家刘海粟，曾让张悲侠给自己的画作题字；还为“江南四铁”之一的钱瘦铁题过“飞鹰直冲霄汉”几个字。上世纪70年代，他与沈延毅、邢洞川、季观之等人成立辽宁省第一届书法协会。1980年，他被聘为“辽宁省老年书法研究会”理事。1991年，他的参展书法被评为“辽宁省书法优秀作品”。日本的“善惠会”以及长治医院的牌子，都是他书写的，并有大量的书法作品被日本和欧美爱好者收藏。

有一年，校长孔从洲要去北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，临走对他说：“你写幅字，我带给毛主席，让他给你看看。”张悲侠连夜写好了一幅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。事后孔从洲说：“毛主席看了后，对你的书法评价很高，说作品松弛有度，很有功底。”

张悲侠对待朋友热情豪爽，无私坦荡。他和著名画家陆小曼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相识，后来陆小曼打电话托他在沈阳寻找画家刘海粟的小女儿刘虹，并嘱咐找到后一定要好好照顾。张悲侠在东北工学院找到了刘虹，并一直照顾其至大学毕业。

张悲侠爱好收藏，喜欢书籍、拓片、字画，如任伯年的“双鸡图”、吴昌硕的“藤萝”、贺天健的山水画，以及刘海粟给他画的“富春江”、陆小曼的“深山古寺”，钱瘦铁为他篆刻的鸡血闲章等，这些东西可谓价值连城，只是后来丢失了。



张悲侠书法作品。



晚年的张悲侠在练习书法。

借祝寿传达上级指示

张悲侠还有一段与书法有关的传奇故事。

有一年秋，驻守在汶河北岸的伪军营长张青云，正准备给他母亲过66岁大寿，提前好几天就忙活着杀猪宰羊，从各村寻来有名气的厨子。这事传到了张悲侠的耳朵里，他决定借这个机会，会会张青云。

张青云原是七七事变以后揭竿而起的游击土司令，是个大老粗，缺勇少谋，后来被鲁东和平救国军司令厉文礼收编，跟着他投靠了日本鬼子。但日本人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他既因这事而不满，又怕鬼子不好惹，所以“打自己的算盘”，在辖区内筑工事挖壕沟，想固守一隅，混碗饭吃。八路军在掌握了他的全部情况和心理状态后，曾指信向他指出：日本鬼子想侵占中国的美梦已经彻底破灭，八路军将举行全面大反击。日本人是靠不住的，国民党是成不了气候的。张青云面对险局危势，权衡利弊，最后勉强答应愿听从八路军的安排。

究竟是让张青云立即起义，还是让他暂时守旧部维持原状，以后再相机而动？经过和分区司令部详细地汇报请示，部队首长研究决定，还是让他暂守旧部，等待时机。

为了向张青云说明这个决定，军区领导让张悲侠趁着这个庆寿之日去一趟。去拜寿总得带点礼物，像样的又拿不出。关键

大胆机智穿越敌哨

时候还是政治部主任李耀文脑子灵活，他让宣传部的干事画了一幅寿幛送过来。可不能光有寿幛没有字，李耀文就说：“你字写得不错，就来一副对联吧。”张悲侠答应说：“好，对联我来写。”马上取来纸墨，龙飞凤舞写好了对联。尽管感觉有几笔不太满意，但一想，反正人家也不挂，晾干后带上就出发了。

为了避开敌人严密的防范，他绕道南良村，直插敌窝。可刚到村边，从路旁的一棵大柳树底下传来哨兵的吆喝声：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张悲侠一愣，但马上冷静下来。他没有理睬，继续走他的路。哨兵拉动枪栓，威胁道：“再动我就要开枪了！”张悲侠一声不吭，一直走到他身边，瞅了瞅这个睡眼惺忪的哨兵，平心静气地说：“你咋呼什么？怎么连夜间站岗的基本常识都忘啦？像你这么老远就吆喝，什么样的八路跑不了？”

那家伙一听这口气，一时难辨真假，忙点头说“是是”。

张悲侠一看他一副傻相，又开导了他几句：“记住，今后发现情况不要慌，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，不然的话，你一咋呼，不但使对方有了准备，而且连你也暴露了，说不定一枪小命早没了。”那哨兵听了直点头，也顾不上问他是谁，来做什么，就把他放了过去。

张青云为了给母亲庆祝大寿，头三天就带着一个连回到了

老家，加上附近的伪营长、连长、保长，周围各村的地主、大户，共300多人。张悲侠不慌不忙地走进屋里，见客厅里摆放着好多贺礼，最显眼的是一块寿匾，长约两米，红底金字，写着“福寿双全”，四个大字用墨讲究，苍劲有力。张悲侠暗暗赞叹字写得好。他走到张青云跟前，双手一抱拳，说：“表哥，不认识了吗？我是梦晓啊，实在对不起，姑母寿诞之日，我来晚了一步，让各位久等了。”

张青云一看是张悲侠，顿时吓直了眼，好在他灵活，忙说：“原来是表弟呀，我以为你不来了呢，快屋里歇歇，先喝杯水。”两人来到里屋，张青云压低嗓门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，你怎么进来的？”张悲侠说：“你就是放上十个连能顶啥用？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”张青云这下信了他会飞檐走壁的传说，苦笑了一下，擦着额头上的汗说：“刚才真险呀，上面坐着的是十团三营的张冠之营长，两边是菜苑的张献九和包庄的张进屋乡长。多亏你沉着冷静，我才没露出破绽。”

等席散客走之后，张青云重新回到里屋，张悲侠拿出随身带来的寿幛、对联，说：“这是我们军分区领导的点心意。”张青云再三致谢。张悲侠乘机向他策略地传达了部队领导的意图。对此，张青云千恩万谢，感激不已。